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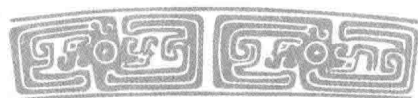
百衲本

後漢書

2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南朝宋·范曄撰
唐·李賢注
晉·司馬彪撰志
南朝梁·劉昭注志



百衲本

後漢書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

南朝宋·范曄撰
唐·李賢注
晉·司馬彪撰志
南朝梁·劉昭注志



列傳卷第四十四

范曄 後漢書五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楊震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脩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

祖時有功封赤泉侯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高祖敞

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

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鵲巢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

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

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

逃不知所處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

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

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相郁

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

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今湖城縣不荅州郡

禮命數十年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諸召數

種以給供養諸生常有功種貧獨與母居假地種

震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衆人謂之晚

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

講堂前冠音貫即鵲雀也鵲音善韓子云鵲似蛇目賢案續漢及謝承書鵲字皆作鵲然則

鱸鰻古字通也鰻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

講云蛇鰻鰻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鰻魚長二三丈

音知然反安有鰻雀能勝都講取魚進曰蛇鰻

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

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

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

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西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

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

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

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

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遷太

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

名士陳留楊倫等倫字仲桓謝承書云薦楊仲相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

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爲

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

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

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

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墨子曰夫尚賢者

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

天下咸服以致雍熙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

咸熙雍和也方今九德未事尚書皋繇謨曰亦行

立應而冀亂而樹擾而教直而溫簡而廉嬖倖充

庭謚法曰賤而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

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孝經援

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

推燥居溼絕少分甘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

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左傳曰縹雲氏有不持

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

誠牝雞牡鳴牝雞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

詩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昔鄭嚴公從母氏

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

秋貶之以為失教嚴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焉

伯識失教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

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易曰無攸遂

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為陰爻

修正於內丈夫備正於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

也及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水在上能之象也

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

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嬖之私割

不忍之心詩國風僕人篇序曰曹共公遠君子而

少貌也留神萬機誠慎拜辭減省獻御損

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詩小雅序曰鶴鳴

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詩云鶴鳴于九皋

朝無小明之悔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

明損其政事大東不興於今詩小雅序曰大東刺

於大東打抽其空鄭玄注云小亦勞止不怨於下

詩大雅序曰人勞刺厲王也其擬蹤往古比德

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

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

劉護從兄瓌交通護泗水王飲瓌遂以為妻

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

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

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

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亂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繼王于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者伏見詔書封故

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環襲護爵為侯護同

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

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環無佗功行但以配

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

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

下宜覽錯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

二年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

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

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

唯傳上意耳言非已本心震曰如朝廷欲令

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大

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

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

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

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阿母脩第中常侍

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

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

言有儲蓄人無食菜

之飢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瀰滋甚

猶稍稍也韋孟詩曰彌瀰其失也

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

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

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

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

興起津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

合兩為

一連里竟街合兩坊而為一

雕修繕飾窮極

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

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

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

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

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

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

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

用有威賄禁白黑溷清濁同源天下謹譚

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

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

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

惟陛下度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

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

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

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

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

後漢列傳四十四 七 郭舉

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

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

土位在中宮戊辰支皆土也此中臣近官盛

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

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

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而親近

倖臣未崇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目不與上同心驕

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弟舍賣弄威福道

路謹譚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

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

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怙陽

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尚書洪範之詞也僭猶差則常陽順之也言唯

君得專威福為美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

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

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

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

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

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

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

朝帝王紀曰堯置諫鼓躬周哲王小人怨詈則

還自劭德尚書曰自躬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

人怨女詈女則皇自劭德也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

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

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

以誘芻蕘輿人之言與衆也詩曰詢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

後漢列傳四十四 八 李昇

帝不省騰賁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

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

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吏也得豐等

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

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

騰死後深用怨懟懟怨也且鄧氏故吏有志

恨之心震初鄧騰辟之故曰故吏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

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

後漢列傳四十四 九

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

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

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慷慨悲歎死者士之常

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

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

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

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年七

十餘弘農太守移良風俗通曰齊公子雍食菜於移其後氏焉承樊

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

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以牛車薄簣載柩還歸適震諸子代郵行書

道路皆為隕涕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歲餘順

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明生虞放陳

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

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

潼亭墓今在潼關西大遠近畢至先葬十餘

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

下露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

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伍頭淚出衆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

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

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

青蠅點素同竝在藩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於樊涕君子無信讒言

白喻使人變亂善惡也上天降威災責屢作上

崩棟折我其危哉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壞乎梁木其壞乎今

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

享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

譖也高舒亦得罪以減死論及震事顯舒

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

波相富波縣屬汝南郡

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常

從容問奇曰朕何如相帝對曰陛下之於

相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

項真楊震子孫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董宣為強項令也死後必

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

為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

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

曲將宋晃楊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

得東

魏志曰縣為黃門侍郎傕脅天子縣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縣有力焉

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為陽成亭侯

亮舊宅在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以

為能世其家敷早卒子眾亦傳先業以謁

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

東還夜走度河眾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

拜侍中大陽縣屬河東郡建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

侯郡國志桃林縣有務亭音莫老反震中子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

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

侍御史頻出為豫荊徐兗四州刺史遷任

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

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

廉潔稱相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

猶侍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

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

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

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

所召左傳閔子馬之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

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

不敢驅馳詩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與此文稍異也王者

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

室謂先使清官也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今也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

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雲故詩稱自郊徂宮

詩大雅雲漢之詞也郊祭天也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詞也假至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

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為抒所殺也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禁游

法服謂天子服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藻火粉米十二章
序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降亂尊卑等威無

重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書

郡太守宜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
界中夜立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於廟門待上至欲
為逆發覺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奔世受恩

重也得備納言納言尚書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

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

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

為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

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

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

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

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謝承書

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其

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

匡為濟陰太守以臧罪為刺史第五種所

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兖州從事衛羽事

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

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

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

左傳曰邾無其以濞閭丘來奔於是魯多盜
盜臣賢案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方等無

狀覺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目復

令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愆終為國害乞

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女愚蹤緒必可立

得而秉竟坐輪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

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

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韋著二人

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

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

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

退讓為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透

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

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自公委她委她退食謂

不召之旨免時許由禹時伯成聖朝弘養宜

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喻以朝廷恩意

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大

常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

任人及子弟為官任謂布滿天下競為貪

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内外吏

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

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自子弟不得居

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

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

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

二千石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

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

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東條秦牧守

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瑋青州刺史羊亮遼

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

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東上

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三署郎解見安帝紀帑臧空虛

浮食者眾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

豐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左傳曰下無覬覦杜預注

日無異望上世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

後漢列傳四十四

十五

宋明

年南巡園陵特詔東從南陽太守張彪與

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

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

副言公府南陽郡荆州所部也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

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

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尚書曰明王秉若天道連邦設都孔安國注太大有

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建國設都太微積星名

為郎位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後聚也入奉宿

衛出牧百姓阜陶誠虞在於官人尚書皋陶

後漢列傳四十四

十六

吳

知人在頃者道路拜除恩加望隸爵以貨成

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孔子

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謂伊人於焉道遠言宜王官失其人賢者棄白駒而去

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

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

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

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

自殺謝承書曰東奏參取受罪臧累德祥柯男子張收居為富室參橫加非罪士造說言殺收

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王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惡之罪應時誅殺以

人臣之勢行禁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此
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東達於長安客舍中得參
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記

東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瑋
曰臣案國舊典官置之官本在給使省闈

司皆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
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

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
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饌僕妾盈紈素雖季

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

李氏魯卿世事
魯政孔子曰季
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
太后弟也為秦相國侈富於王室尚猶加也案

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

顧知覺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

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

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

之以為至戒

左傳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
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則之

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乘夏五月公游于

中池歆以扑撲職怒歆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跌

汝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

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

蓋鄭詹

來而國亂四佞放而眾服

公羊傳曰鄭詹自齊
逃來何以書甚佞也

以此觀之容可

曰佞人來矣後魯莊公取齊淫
女卒為後敗四佞即四凶也

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

界與也詩小雅
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

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

召秉掾
屬問之公府外

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

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

惡唯力是視

左傳曰晉寺
人披吉也鄧通懈慢申屠

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

前書鄧通文帝
幸臣為太中大
夫居上傍怠慢丞相申屠嘉罷朝坐府中召通至不
為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
血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

官而削環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

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

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

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

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

約教授門徒不荅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

梁翼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今因病不行

公車傷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

弟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

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相君章句宿有

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于華光殿中

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年青

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

氣致祥乖氣致灾休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咎徵則六極至咎惡也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道好德五曰考終命各徵則六極至六極一

日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並見尚書夫善不妄來灾不

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

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

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

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傷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於君也

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

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灾也君不令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詩云

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之類故為女子之祥也故

春秋兩蛇闕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洪範五行傳曰

初鄭厲公初相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為鄭君後雍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

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傳假仕於鄭故內蛇與外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宣布恩

施志以撫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羣臣觀察左右以省

姦諛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覺果殺

於傳貶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效也詩云惟

蛇惟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

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前書曰玁狁王晏鳴雉

鳴玁狁王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而故詩人歎而傷之此事見魯詩今亡失也夫女謁行則

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

戒終濟亢旱之灾說苑曰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

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

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

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

之制受元吉之祉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抑皇

甫之權割豔妻之愛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豔妻嬖方處也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太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

焚感守心修德而星退合並見史記二年代唐珍為司空以灾異

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表

隗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

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

...

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

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
目不能臣主臣願得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願以
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尚方少府之屬
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並見
前
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
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
日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
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
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也禋祫降於崇山其亡也
回祫信於豳遂商之興也禘祫次於平山其亡也夷
羊在牧周之興也鶩鶩鳴於岐
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郢也
國家休明則鑒其
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

後漢列傳四十四

二十三

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蜺

蜺者也韓詩序曰蜺蜺刺奔女也蜺蜺在東莫之

淫佚之猗君子為君父隱藏故於中孚經曰蜺之

言莫之敢指蜺音帝煉音董

比無德以色親也鄭玄注曰覓邪氣也陰無德

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

並怨誼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

今復投蜺可謂孰矣也案春秋識曰天

投蜺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演孔圖曰覓者斗之

注曰投覓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漢終于四百

紀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

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君恐失權

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面

聽之以厭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

貴之君威於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流俗本

山作升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

也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

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

蟲篆小技見寵於時注言曰賦者童子彫如驪

堯共工更相薦說尚書驪堯功旬月之間

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都儉

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

不次之寵而今搢紳之徒委伏呾呾口誦

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

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美詞曰冠履今雜

深谷為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

板蕩之作虺蜴之誠詩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

人卒癉蕩邪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曰蕩蕩上帝

下人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注云虺蜴上

之何為如是傷時政也殆哉之危莫過於

今幸賴皇天垂象謹告周書曰天

也解見上

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

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

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謂變政而并遠

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

山甫詩曰張仲孝友又曰棄職有闕斷絕尺一

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

威衆變可明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

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懷

懷之心哉懷懷猶勤勤也音力侯反書奏其忤曹節等蔡

邕坐直對枉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

得免各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為三老復拜

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為司徒帝欲造畢圭

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

度城南人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園栽足

以脩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

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東上林在西不奢

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

園壞沃衍杜預注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廢田園驅居人

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惟人

其康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陽嘉元年延熹二年造顯陽

苑陽嘉元年延熹二年造顯陽苑可以逞情意順

四節也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宜惟夏禹卑宮

孔子曰禹惡衣朕卑宮室也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臣計之直百

先帝宮室常恐着之何以臺為也以尉下民之勞

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

松等曰昔文王之園百里人以為小齊宣

五里人以為大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園方七

十里人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園方七十里芻蕘

者往焉芻蕘者往焉與人同之人以為小不亦宜乎

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

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

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衣單複具曰襲自所服冠

幘綬王壺革帶金錯鈎佩金錯以金錯其文五年冬

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

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

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

天下緇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

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

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

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

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

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

勝之術也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賜遂上

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謂所論事留在後帝

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

侍講注籍所注之籍錄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

邑千五百戶臨晉縣屬焉胡故城在初賜與太

尉劉寬司空張濟濟字元江細陽人也張輔曾孫並入侍講

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

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

日出為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

成功惟殷于民阜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取吝

也殷盛也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主

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人言

數者蓋取之遂固辭以特進就弟二年九月

復代張溫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

不臨朝贈東園梓器棧服賜錢三百萬布

五百匹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

九德純備挺生也九德即三葉宰相輔國以

忠朕昔初載授道惟惺詩大雅曰文王初載遂

階成勲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内外庶

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

登褒職弼難入寧雖受茅土未答厥勲哲

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記曰孔子負

門歌曰太山其積乎梁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

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前書張禹

老罷就弟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

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勑異賜位特進在三公

下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

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

車介士續漢志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中

不蓋苗牙戟幢麾舊音側事反苗謂插也

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

駕送至舊塋續漢志三公列侯車侍從代熊黑

吏四人皆帶劔持榮戟為前列三百石長導從置門

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劔車道主簿主記兩車為從

焉子彪嗣禮恭而小祥又恭而大祥鄭玄注曰祥吉也言其漸即吉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

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

徵拜議郎華嶠書曰與馬日碑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遷侍中京兆

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

權官財物七千餘萬華嶠書曰甫使門生王彪

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陽球因此奏

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

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

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

空其冬代黃琬為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

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達避乃大會公卿

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宜洛陽

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徙都且安以

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

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躬民胥死心殷庚

之名也胥相也遷都於亳躬人相與怨恨湯遷亳仲丁遷囂河東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五也

關中遭王莽變亂官室焚蕩民庶涂炭百

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

虞度也言無可度之事也書曰四方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

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

動必有糜沸之亂如糜粥之沸也詩曰如沸如羹石包室識

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

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

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

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

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言不

敢避險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

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沮止太

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

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

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

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執也

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

必有歸故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

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

後漢列傳四十四

二十九

吳佐

後漢列傳四十四

三十

陳從